

# 漢譯密教文獻中的生命吠陀成分辨析 ——以童子方和眼藥方為例

陳 明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

印度佛教醫學是印度古代醫學文化體系的組成之一，來源於與婆羅門教對立的沙門思潮影響下所產生的沙門醫學。自佛教興起後，它吸收了佛教的相關義理而成爲一種相對獨立的醫學傳統。佛教醫學對印度古典梵語時期的生命吠陀（*āyurveda*）醫學體系的豐富與發展，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二者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sup>1</sup>。印度佛教醫學的主體部分體現在傳世的佛經文獻以及出土的文書之中，漢譯佛經是其內容最豐富的載體之一。印度佛教醫學的研究成果較多，茲不贅述<sup>2</sup>。本文主要以《大正新修大藏經》所收漢譯密教文獻為對象，通過與生命吠陀典籍的對比，分析辨別出密教文獻所記載的醫學知識中的生命吠陀成分，初步探討密教在醫療活動中對生命吠陀知識的具體應用情況。

—

作為印度佛教醫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漢譯密教文獻中所記載的醫學知識內容頗爲豐富。一般看來，對於疾病的祛除，密教文獻中有多種手法：念誦呪語真言

---

<sup>1</sup> K.G.Zysk, *Asceticism and Healing in Ancient India. Medicine in the Buddhist Monastery*,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98.)

<sup>2</sup> 主要參見：大日方大乘《佛教醫學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65年。福永勝美《佛教醫學事典》，京都：雄山閣，1990年。

(mantra)、設立壇場 (maṇḍala)、禱告神靈、奉獻供養、療病法印 (mudrā)<sup>3</sup>、使用藥物等。這些方法或單用，或混用。但人們往往強調密教醫療活動中的呪語類等神秘性的特色，而忽視了其中源於傳統醫學的藥物治療原理。印度傳統醫學的主流就是生命吠陀。漢譯佛經中有不少地方記載了生命吠陀的相關學說，最明顯的體現在《金光明經》卷三（北涼曇無讖譯/ Dharmarakṣa）與《金光明最勝王經》（唐代義淨譯）卷九的“除病品”<sup>4</sup>、《道地經》“五種成敗章第五”與《修行道地經》卷一的“五陰成敗品”<sup>5</sup>、《佛說胞胎經》（西晉竺法護譯/ Dharmarakṣa）<sup>6</sup>、《大寶積經》卷五十五“佛為阿難說處胎會第十三”（唐代菩提流志譯/ Dharmaruci、Bodhiruci）等處<sup>7</sup>。中土僧人撰述中，則以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三中的敘述最為詳細。生命吠陀是由八個部分 (aṣṭāṅga-) 構成的，該詞在佛經中有“八術”、“八種術”、“八種藥”、“八分醫方”、“八醫”等多種譯法<sup>8</sup>。通檢密教經文，筆者雖未發現其中提到過“生命吠陀”或者“八術”這樣的專門詞彙，但並不等於其中沒有生命吠陀的成分。

首先，在密教文獻中出現了一些醫仙的名單。印度醫學傳說是源自梵天 (Brahman)，然後由天神因陀羅 (Indra)、雙馬童 (Aśvau) 等傳給大地上修行的仙人 (ṛṣi)。《孔雀王呪經》（梁代僧伽婆羅/Saṅghavarman譯）卷下，列舉了幾十位大仙人的名字<sup>10</sup>，經過初步比對，發現其中夾雜有印度古代醫家的名字。此段經文中可以對應的人物有：婆悉他大仙人 (Vasīṣṭha)、迦葉波大仙人 (Kātyāyana)、婆邏其羅

<sup>3</sup> 《佛說陀羅尼集經》卷二中收錄了一種“阿彌陀佛療病法印”：“先仰左手，四指仍屈。即以右手覆於左手，右手四指亦屈，與左手急相鉤。令二拳節各拄掌心，其二大指各直豎之。是一法印，降伏一切諸惡鬼神。有人病者，當用印之其病即愈。此等諸印皆誦心呪。”（《大正藏》卷十八，No. 901，802c）

<sup>4</sup> 《金光明經》（《大正藏》卷十六，No. 663，351b-352b）；《金光明最勝王經》（《大正藏》卷十六，No. 665，447b-448c）。Cf. Johannes Nobel, “Ein Alter Medizinischer Sanskrit-Text und seine Deutung”, *JAOS*, Supplement No. 11, 1951. pp. 1-35.

<sup>5</sup> 《道地經》“五種成敗章第五”（《大正藏》卷十五，No. 607，232a-235b）。有關該經的翻譯，參看Florin Deleanu, “A Preliminary Study on An Shigao’s 安世高Translation of the Yogācārabhāṣī道地經”，《關西醫科大學教養部紀要》，XVII, 1997, pp. 33-52. 《修行道地經》卷一“五陰成敗品第五”（《大正藏》卷十五，No. 606，183b-189b）。

<sup>6</sup> 《大正藏》卷十一，No. 317，886a-890c.

<sup>7</sup> 《大正藏》卷十一，No. 310，322a-325c.

<sup>8</sup> [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年。

<sup>9</sup> 在敦煌出土文獻P. 4640（《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讚並序》）、上圖068（《溫室經疏》）等中有“八術”一詞。吐魯番出土的M x 09888殘片中，還有對此“八術”內容的解釋。參見陳明《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550-555頁。陳明〈“八術”與“三俱”：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印度“生命吠陀”醫學理論〉，《自然科學史研究》第22卷（2003年）第1期，26-41頁。

<sup>10</sup> 《大正藏》卷十九，No. 984，457b-c。

他大仙人(Bharadvāja)、阿底離大仙人(âtri, 即âtreya)、訶里底大仙人(Hārâta)、竭羅伽大仙人(Caraka)。又,《陀羅尼雜集》卷四收錄“婆視羅仙人說救一切病種種方法陀羅尼一首”(出典未詳)。“婆視羅”可能即梵語Parâra的音譯。甚至《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北宋法賢譯)的經名中,就有醫家囉嚩拏(Ravaṇa)的名字。這些仙人的名字屢見於生命吠陀典籍之中。在西域出土的《鮑威爾寫本》(*The Bower Manuscript*)的第一個殘卷第8頌中,就有“阿提耶(âtreya)、青苗(Hārâta)、婆羅舍羅(肋生Parâra)、毗盧(Bhela)、迦樓迦(Garga)、舍婆耶(ṣāmbavya)、妙聞(Su-ruta)、婆私吒(安住, Vasiṣṭha)、迦樓羅(Karāla)、迦波耶(Kāpya)。他們相伴經行數百次,探究了所有藥用本草的味道、性能、形狀、藥力(眾藥之精)和名稱。”<sup>11</sup>這樣的傳說記載。為何說密教經文中的這些大仙人與醫學有關係呢?因為在其下文中云“彼先仙人造四阿韋陀,常說呪術,能使人善惡苦行成就”。“四阿韋陀”應該不是指四部吠陀本集,而是指四部副吠陀(upaveda),生命吠陀即是其中之一。所以,這句話就表明了他們與醫學有關係。另外,在生命吠陀典籍中論述預後內容時,往往會涉及病者(或其親屬)的夢兆<sup>12</sup>,而密教經文中亦有不少處提到夢中所見的善相與惡相。二者之間有何牽涉,尚值得作進一步探討。

其次,從密教經文的藥方和治療法中,我們不難看到直接根源或者移植於生命吠陀的諸多成分。四部吠陀本集中不乏治病的呪語,生命吠陀中也沿用了不少的呪術,但無論從數量還是從性質上都無法同密教相比。密教文獻中有專門使用純呪術治病的經典,諸如《佛說呪小兒經》、《佛說呪時氣病經》、《佛說呪齒經》、《佛說呪目經》、《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觀世音菩薩秘藏和意陀羅神呪經》、《能淨一切眼疾陀羅尼經》、《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等,可以說是呪術(mantra、dhāraṇā、tantra)的質變和大發展。不過,密教的《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Bodhiruci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異出本《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唐西天竺三藏伽梵達摩/Bhagvaddharma譯)、《佛說陀羅尼集經》(大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Atikāma譯)、《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陀羅尼雜集》(闕名)、《大佛頂廣聚陀羅尼經》等經文中所包含的醫學內容就相當豐富。限於篇幅,以下將選取上述經文中的“童子方”

<sup>11</sup> “âtreya, Hārâta, Parâra, Bhela, Garga, ṣāmbavya, Su-ruta, Vasiṣṭha, Karāla, Kāpya. Hundreds of times they used to roam about, in company of one another, enquiring into the tastes, properties, forms, powers and names of all medicinal plants.” (A. F. Rudolf Hoernle, ed. & trans., *The Bower Manuscript*. Facsimile Leaves, Nāgarī Transcript, Romanized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Vol. 1.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893-1912; Reprinted, 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 1987. p. 1.)

<sup>12</sup> Cf. *Siddhasāra*. 4. 20. 1-4. 21. 2.

陳 明

（Kumàratantra）和眼藥方（oḷākya）內容，將其與生命吠陀的相關藥方和療法進行比勘。

### （一）《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sup>13</sup>

該經內容主要為大梵天王（Brahman or Brahmedra）講述鬼神的名稱和呪語，以保護童子。它屬於八術之一的童子方範疇。與之相關聯的還有《童子經念誦法》（唐代善無畏/oṃbhakarasiṃha譯）、以及《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北宋施護/Dānapāla譯）卷下的一小段內容<sup>14</sup>。類似的內容還見於《西方陀羅尼藏中金剛族阿蜜哩多軍吒利法》（唐代義操譯）卷一中的“軍荼利治鬼病呪品第二十一”<sup>15</sup>。諸經文中列條了15位鬼神的名稱、鬼神的形狀、導致小兒病患的症狀、具體的呪語等，而沒有藥術的成分。列表如下：

表一：密教經文中的bāla-graha

經名 神名 (梵名)	《護諸童子陀羅尼經》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			《西方陀羅尼藏中金剛族阿蜜哩多軍吒利法》		
	譯名	形狀	症狀	譯名	形狀	症狀	譯名	形狀	症狀
Mijuka	彌 伽 迦	牛	眼 睛 迴 轉	曼祖計	牛	惡吐逆	泥如迦	可畏形	壯熱不喫乳 嘔啼哭不止
Mṛgarāja	彌 伽 王	師子	數 數 嘔吐	鹿王	鹿	惡吐逆	籠王		
Skanda	騫陀	鳩 魔 羅天	兩 肩 動	塞健那	知童子	搖頭	塞乾陀		
Apasmāra	阿 波 悉 魔 羅	野狐	口 中 沫出	阿鉢娑 麼囉	柴狗	口吐涎 沫	阿跛塞 摩羅		
Muññikā	牟 致 迦	獼猴	把 捲 不展	母瑟致 迦	烏	手 指 拳 縮	母瑟迦		

<sup>13</sup> 《大正藏》卷十九，No. 1028A，741b-742c.

<sup>14</sup> 《大正藏》卷十九，No. 999，591a-b.

<sup>15</sup> 《大正藏》卷二十一，No. 1212，70b-c.

Mātçkà	魔致迦	羅刹女	自齧其舌	麼底哩迦	殺羊	長喘而笑	摩底里迦	狀如母相	令壯熱嬾喫乳之時或啼或笑
Jàmikà	閻彌迦	馬	喜啼喜笑	惹弭迦	馬	不飲其乳			
Kàminā	迦彌尼	婦女	樂著女人	迦弭寧	驢	睡即驚怖悟即啼哭	伽泯尼		好暉光不喫乳，夜即作聲
Revatā	黎婆坻	狗	見種種雜相	黎嚙底	狗	常咬其舌	梨鉢底		疲無顏色干瀨極即熱患虐不喫乳曬作聲啼哭
Pātanā	富多那	猪	眠中驚怖啼哭	布單那	鸚鵡	噎氣咳嗽	布單那		臭穢無顏色常曬啼哭不得安穩
Mātçnandā / Mātçnandā	曼多難提	貓兒	喜啼喜笑	麼底哩難那	貓兒	作種種色	摩底里難那		啼哭返跳口中沫出無顏色眼睛不住轉
øakunā	舍究尼	鳥	不肯飲乳	爍俱寧	飛鳥	嗅諸臭穢	捨矩儻		痢寒熱作聲喉中干不欲得於母邊去顏色黃赤
Kāõṃha-pāninā / -pāõā	撻吒波尼尼	雉	咽喉聲塞	建姤播拈	雞	咽喉閉塞	乾佉跛儻		項僵頭痛兩手作拳
Mukha-maõóikà	目佉曼荼	獺狐	時氣熱病下痢	目佉滿拈	獺狐	口頻蹙縮	木佉摩尼迦		兩眼向上看啼哭喉干嬾上氣不喫乳兩手自搔駁駁動
ālambā	藍婆	蛇	數數噫噉	阿監麼	雉	餒噉	阿藍麼		不動多睡咬齒不得安穩

《童子經念誦法》中祇列出了鬼神的名字和呪語，表中未及。《護諸童子陀羅尼經》與《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的次序完全相同，但在描述鬼神的形狀、引發小兒的病患方面有些差異。《西方陀羅尼藏中金剛族阿蜜哩多軍吒利法》中與前二者出入較大，它沒有描述鬼神的形狀，但對小兒的病症比前二者更為詳細。該經中云，“此等十五鬼神愛食小兒者，十箇是女，五箇是男。此等十五鬼斷一切人命，及入胎中。”但經文中實際並未全部列出15個鬼名，其呪語部分有一個鬼名（羯吒布單那），與他經不能對應。

密教經文中的這種護諸童子的鬼神，在生命吠陀典籍中稱之為bāla-graha。《妙聞本集》（*Suśruta-saṃhitā*）的《補遺部》（*Uttara-sthāna*）第27章中<sup>16</sup>，有關bāla-graha的名稱有9種（nava-grahā）：Skanda（騫陀，形如鳩摩羅天）、Skanda-Āpasmāra（阿波悉羅，形如野狐）、ṛakunā（含究尼，形如鳥）、Revatā（黎婆坻，形如狗）、Pātana（富都那，形如豬）、Andha-pātana（使小兒致病的一種女魔，黑色富都那）、ṛita-pātana（白色富都那）、Mukhamaṣṣika（目佉曼荼，形如黑狐）、Naigameya或者Pitṭ-graha。

摩陀婆（Mādhava）的《摩陀婆病理經》（*Mādhava Nidānam*）是一部論述疾病的源候的專著，成書於七世紀前期。該書共70章，第68章為“童子病”（Bāla roga nidānam），主要說明各種小兒疾病的症狀及其緣由。其中也分別提及九種bāla-graha所導致的病症<sup>17</sup>，與《妙聞本集》中的九種次序幾乎雷同。同樣為9種的，還出現在後期Bhāvamiśra撰寫的《明解集》（*Bhāvaprakāśa*）的中卷（madhya-khaṇḍa）第71章，即：Skanda、Skandāsaka（Skandāpasmāra或viṣākā）、ṛakunā、Revatā、Pātana、Andhapātana、ṛitapātana、Mukhamaṣṣika、Naigameya。此與《妙聞本集》中大同小異。

在生命吠陀文獻中，比較詳細論述bāla-graha的是《八支集要方》（*Aṣṭāṅga-saṃgraha*）。其《後續部》共50章，前4章分別論述了新生兒的護理、少兒疾病的治療、有關bāla-graha的知識以及治療bāla-graha的方法。第6、7、8章有關治療辟支魔（Pratyeka graha）和惡鬼（Bhāta）的“鬼病方”內容，也與這些魔鬼有些關聯。其中第3章“Bālagraha Vijñānāya”（有關bāla-graha的知識）的開篇介

<sup>16</sup> Priya Vrat Sharma, ed. & trans., *Suśruta-saṃhitā,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ext and Dalhana's commentary along with critical notes*. Vol.3, Varanasi : Chaukhamba Visvabharati, 1999. pp.141-163. Cf. Kaviraj Kunjalal Bhishagratna, *Suśruta Saṃhitā: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vol.3, Prologued & Edited by Dr. Laxmidhar Dwivedi, Varanasi: Chow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 1999, pp.286-290.

<sup>17</sup> K.R.Srikanta Murthy, trans., *Mādhava Nidānam (Roga Viniscaya) of Madhavakara*, Varanasi : Chaukhamba Orientalia, 1993, pp.232-233.

紹了 *bāla-graha* 的來歷、種類及其導致小兒患病的症狀<sup>18</sup>，試譯如下：

很久以前，諸 *graha* 由溼婆大神 (*ṣālapāṇi*) 所創造，旨在保護“六面子” (神名, *Guha* / *śaṁmukha* / 昂宿, *kārtikeya*)，他們中有5種雄性的、7種雌性的。 *Skaīda* *Vi-ākha* *Meṁasya* *ṣvagraha* *Pitṭagraha* 這5種是陽性的: *ṣakunā* *Pātanā*, *ṣāta-pātanā*, *Adṣūm-pātanā* (*Andha-pātanā*)、*Mukhamaṁṁitika*, *Revatā*, *Suṁkarevatā*。(後7種為雌性) (*As. ut. 3. 2-3*)

他們獻身於保護塞建陀 (*Skanda* / “六面子”，*śaṁmukha*)，能夠隨意變化身形。其中，*Skanda-graha* (塞建陀之魔) 是首腦，因為他被指派為塞建陀的統治者 (“持童子”，*bāladhāra*)。當塞建陀長大成人之後，濕婆大神 (*Rudra*) 使他成為由這些可怕的妖魔組成的軍隊的指揮官，這些妖魔正乞求 [濕婆大神] 准許他們搶佔一些東西，[濕婆大神] 說：“你們可以攫取那些人的生命，[他們] 甚至在特殊的日子裏也不供奉客人、神靈及其祖先，他們放棄了 [宗教和傳統的] 正行法則，他們沒有給神靈提供祭品或者祭祀，他們在銅製的破盆中進食；[你們] 也可以 [攫取] 這類人的孩子的健康、生命及其安寧。”

在濕婆大神 (*ṣāla*) 的這一規定之下，他們 (這批妖魔) 希望獲取供品和祭祀，就 [去] 攫取那些憤怒的人、受驚嚇的人、心地殘酷的人、在被禁止的地方 (墓地、鬧鬼的屋子等處) 獨自漫遊的人、吃別人剩下的食物的人、穿戴 [別人的] 花環、裙子和首飾的人；[妖魔們也攫取] 那些骯髒的、在早晨或者晚上哭泣的兒子或者其母親；妖魔們化作熊、貓頭鷹、貓或者其他任何可怕的模樣來恐嚇人，基本上是在特殊的日子 (新月日和滿月日、日蝕和月蝕等) [出沒]。妖魔們抓人趁睡覺時，有時甚至是 [人] 醒著的時候，通常是在 [人] 犯錯誤的時候。 (*As. ut. 3. 4-10*)

邪魔要攫取人，祇有聖典的純潔的眼睛才能察覺。抓小孩時，也如此；乾闥婆 (*gandharva*) 抓母親時，也相似。 (*As. ut. 3. 11*)

被邪魔攝取的小兒，其最初的特徵為持續發燒和哭鬧。其基本的症狀為：害怕、過多的打哈欠、眉毛跳動、膽怯、嘴巴外翻、目光向上呆視、嘴唇和牙齒打顫、失眠、哭喊、呻吟、討厭母乳、聲音改變、無緣無故地用指甲抓自己或者母親的身體。 (*As. ut. 3. 12-14*)

<sup>18</sup> A Board of Scholars trans., *Vāgbhaṭa's Aṣṭāṅga Saṁgraha*, Vol.3, Delhi :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Indian Books Centre, 1999, pp. 45-46. Cf. K.R.Srikantha Murthy, trans., *Aṣṭāṅga Saṁgraha of Vāgbhaṭa* ( Text, English Translation, Notes, Appendices and Index) , vol.iii, Uttarasthāna, Varanasi : Chaukhambha Orientalia, second edition 2000, pp. 37-42.

在《八支心要方本集》(*Aṣṭāṅga-hṛdaya-saṃhitā*)的《後續部》(*Uttara-sthāna*)中,作者將《八支集要方》的上述8章相關內容壓縮為5章。祇有第3章為“Bāla-graha pratiñedha”(治療妖魔),共61頌。所提及的妖魔也是12種<sup>19</sup>,即: Skaīda, Vi-ākhā, Meūākhyā, øvagraha, Piñgraha, øakuni, Pātanā, øātapātanā, Adriūñpātanā, Mukhamaōōitika, Revatā和øuūkarevatā其他內容與《八支集要方》大體相似。

Bāla-graha的觀念並非始出於醫籍之中,而是始出於《往世書》(*Purāṇa*)中,大史詩《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等文獻中也有所記載<sup>20</sup>。這種“護諸童子”的內容還出現於敦煌藏經洞之中。一組帶有于闐語漢語雙語題記的殘紙畫(英藏 Ch. 00217a-c, 現編號為BM OA 1919. 1-1. 0177(1-3))就描繪了“護諸童子”的女魔圖像<sup>21</sup>。

## (二) 《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Rāvaōaprokta-bāla-cikitsā sātra / The sātra spoken by Rāvaōa on curing the children's diseases*)

該經主要為囉嚩拏論述十二曜母鬼“執魅小兒年月時分所患疾狀”以及“大明救療之法”。這12種曜母鬼在特定的時間執魅小兒,造成疾患,因此,需要對其祭祀和念誦大明呪語。經中的內容可在生命吠陀醫籍中找到對應。M. Filliozat很早就對醫籍中收錄的囉嚩拏的童子方及幾種單行本進行了研究<sup>22</sup>。他指出,給小兒造成疾患的曜母鬼,見於《妙聞本集》的“童子方”(Kaumārabhṛtya)、《遮羅迦本集》(*Caraka-saṃhitā*)的童子病部分、《八支心要方本集》的“童子方”(Kumāratantra)

<sup>19</sup> K.R.Srikantha Murthy, trans., *Vāgbhaṭa's Aṣṭāṅga Hṛdayam* (Text, English Translation, Notes, Appendix and Indices), vol.iii, Varanasi: Krishnadas Academy, fifth edition 2001, pp.27-37.

<sup>20</sup> Radha Banjeree, “Female Spirits as Delineated in Three Pothā Leaves from Cave 17, Dunhuang”, 《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提要集》(英文部分), 敦煌研究院編印, 2000年7-8月, 38-39頁。

<sup>21</sup> 松本榮一《敦煌畫の研究》(圖像篇),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刊, 昭和十二年(1937), 763-769 頁。 Mauro Maggi, “A Chinese-Khotanese Excerpt from the Mahāsāhasrapramardanā”, *La Persia e l'Asia centrale de Alessandro al X secolo*... (Roma, 9-12 novembre 1994), Rome 1996[publ.1997], pp.123-137. Prods Oktor Skjervø, *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A Complete Catalogue with Texts and Translations*,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583.

<sup>22</sup> Jean Filliozat, “Le Kūmaratantra de Rāvaṇa.” *Journal Asiatique* 226, 1935, pp.1-66. Jean Filliozat, *Étude de démonologie indienne: Le Kūmaratantra de Rāvaṇa et les textes parallèles indiens, tibétains, chinois, cambodgien et arab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37. 該書將囉嚩拏(Rāvaōa)《童子方》的梵、藏、漢等相應文本進行了比較研究。



等之中。但他沒能找到囉嚩拏的童子方與佛教相關聯的資料。後來，師覺月（P. C. Bagchi）在《研究囉嚩拏童子方的新材料》（New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Kumàratantra of Ràvaõa）一文中，根據尼泊爾地區的一種佛教寫卷和漢譯的《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將此研究推進了一步<sup>23</sup>。通過梵漢文本的對照，他發現漢譯“囉母鬼”的原語是graha-màṭṭkà, màṭṭkà源於màṭṭ, 意為母親, kà-為詞綴。“鬼”字為意譯，表示其特性。而“囉”字應當來自graha，因為graha-（“raptors, beings who seize”）原意為攝取、抓取，常譯為“執”。所以，法賢譯之為“囉母鬼”。

在兒科專著《迦葉本集》（*Kāśyapa-saṃhitā*）中雖有關於bāla-graha的內容，但並未提及這12個囉母鬼的名稱。比《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譯於937年後）稍晚、成書於11世紀的生命吠陀醫書《輪授方》（*Cakradatta*）第六十四章《童子病》中記錄了囉嚩拏（Ràvaõa）所寫的《童子方》（the Kumàratantra of Ràvaõa）。二者內容大體相同。其中的“囉母鬼”名稱對應可列表如下：

表二、《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中的“囉母鬼”及其對應

編號	梵名	《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	《輪授方》	《八支心要方本集》
1	Mātṇandā	摩怛哩難那	Nandā-màṭṭkà	Skaī da
2	Sunandā	蘇難那	Sunandā	Vi-ākhā
3	Revatā	哩嚩帝	Pātanā	Meuākhyā
4	Mukhamuḍḍikā	目佉曼尼迦	Mukhamuḍḍikā	ḍvagraha
5	Viḍālā	尾拏隸	Kāṃpātanā	Piṅgraha
6	ḍakunā	設俱儻	ḍākunikā	ḍakuni
7	Pātanā	布多曩	ḍuḍkarevatā	Pātanā
8	ḍuḍkā	輪瑟迦	Aryakā	ḍāpātanā
9	Aryakā	阿哩也迦	Sātikā	Adriūṃpātanā
10	Jambukā	染婆迦	Nirḍṭā	Mukhamuḍḍikā
11	Pilipicchikā	必隸冰砌迦	Pilipicchikā	Revatā
12	Skanda	塞健馱	Kāmukā	ḍuḍkarevatā

上表中，《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與《八支心要方本集》（Vāgbhaṇa著，7世

<sup>23</sup> P. C. Bagchi, “New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Kumàratantra of Ràvaõa”, *Indian Culture*, 7, 1941, pp. 269-286.

紀中期成書）中的鬼名可以對應的有5個，即：Skaīda、*ṣakunā*、*Pātanā*、*Revatā*、*ṣuṣkà* (*ṣuṣkarevatā*)。《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與《輪授方》能夠對應的有：*Mātṇand* (*Nandā-mātṇkà*)、*Sunandā*、*Pātanā*、*ṣakunā* (*ṣākunikà*)、*Mukhamuḍḍikā* (*Mukhamuḍḍitikā*)、*Revatā*、*ṣuṣkà* (*ṣuṣkarevatā*)、*Aryakā*、*Pilipicchikā*，一共九個。這說明*graha-mātṇkà*與*bāla-graha*性質基本相同，而且它們的數目和名稱在醫書和佛教典籍中是有所變化的。

《八支集要方》與《八支心要方本集》中，均指出“很久以前，諸*graha*由溼婆大神 (*ṣālapāḍi*) 所創造，旨在保護 ‘*Saṃmukha*’ (神名)” [*Grahās were created long back by ṣālapāḍi (Lord ṣiva) for the protection of Guha (Saṃmukha/ kṛtikeya)*]。而且，這些妖魔危害人間小兒也是得到溼婆大神的允許的。溼婆是婆羅門教的三大主神 (*Brahman*、*Vīḍu*、*ṣiva*) 之一，因此*bāla-graha*的觀念無疑與婆羅門教有很深的淵源關係。在密教經文中，這些*graha-mātṇkà*、*bāla-graha*的數目及其對應的方法（設壇場祭祀、念呪語、香薰、沐浴等）都發生了不少的變化，顯然是對醫籍中的記載做出了修改和補充。這說明與“護諸童子”相關的這些內容甚至體現了密教與婆羅門教（印度教）在醫學領域的混融。

### (三) 其他經文中的童子方

在其他經文中亦有一些童子方的記載。《佛說陀羅尼集經》卷四，云：

若小兒病，用五色線，一呪一結成三七結，繫其頸上。呪師手作此印，印小兒項。其病即差<sup>24</sup>。

一些學者在討論密教與道教的關係時，常以“五色線”作為標準，凡是密教經文中提到五色線的地方，就斷定這是密教抄自道教，因為“五色線”是中國楚地的風俗。然而，在印度，繫聖線是婆羅門教（印度教）人生儀禮中的一件大事。在印度醫書中，也有繫聖線的習俗。七世紀成書的《醫理精華》(*Siddhasāra*，作者Ravigupta)第29章“童子方”，云：

為了使邪魔 (*graha*) 平息，要 (誦) 具備各種功能的曼陀羅 語，要供奉祭品 並燒掉這些能帶來安寧的祭品，還應該繫上一根施過 語的聖線等等 (Si. 29.57)

密教經文中的“五色線”與醫籍中的聖線同源，功能也相當，因此，不宜憑漢譯的“五色”二字就將其統統歸屬於道教的範疇。

在《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sup>25</sup>中，記載了四條小兒方，分別主治夜啼

<sup>24</sup> 《大正藏》卷十八，No. 901，817c.

<sup>25</sup> Sen, Sukumar, “Two Medical Text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Vishvabharati Annals*

不安眠（目下書鬼字）、頭生諸瘡（瞿摩/gomaya牛糞、猪脂）、患舌腫（東方桑汁？）、口中生瘡（黃連根、男子母乳汁）<sup>26</sup>，每方均需加上呪語。筆者目前尚未在生命吠陀醫籍中找到能與它們對應的藥方。

此外，在生命吠陀的體系中，婦科亦歸於童子方的範疇<sup>27</sup>。密教經文中記載了一些治療難產的醫方。主要如下：

又法：若婦人難產，呪胡麻油七遍，以摩臍上，即得生兒<sup>28</sup>。

若有婦人患產難者。取胡麻油，呪三七遍，摩產婦臍中及玉門中。若令口吞，易生。若有女人懷妊死腹中者，取阿婆末喇草一大兩，以水二升和煮，絞去滓，取一升汁。呪三七遍。服即出，一無苦痛。若不出胎衣者，亦服此藥，即出差<sup>29</sup>。

又法：若有女人，兒死腹中不出者，可取水，手中著少許阿魏藥，呪一百八遍，令服，即出<sup>30</sup>。

若有女人，將產之時，被胎所惱，腹中結痛，不能疾出，取阿吒留灑根或牛膝根，取無蟲水磨擣令碎，呪之七遍，塗在臍下，即能易出<sup>31</sup>。

這幾條醫方基本上可以在生命吠陀醫書中找到根據。胡麻油（taila）是生命吠陀醫書中使用頻率非常高的藥物，中醫本草亦記載其功能之一為“利胎衣不落”<sup>32</sup>。阿魏藥（hiigu），主“下惡氣”。Si. 29. 30（《醫理精華》第29章第30頌）提到用“以長胡椒（Pippalā）為首的那一組藥”（Pippalaidi-）來下胎盤，阿魏藥就包括在這一組藥物中。《八支心要方本集》的第二部（*oārā-ssthāna*）第一章“*Garbhāvakraṁti oārā*”（Embryology）中，第88-89a頌的那個藥方中也使用了阿魏<sup>33</sup>。牛膝草，梵語為*apāmārga*，音譯阿婆末喇、阿波末迦、阿波末哩迦等，拉丁學名為*Achyranthes*

I, 1945, pp. 70-95. 對伽梵達摩譯經的研究，參見曹仕邦《唐代伽梵達摩譯出密宗佛經中之藥物知識》，刊《唐君毅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店，1983年，第177-198頁。

<sup>26</sup> 《大正藏》卷二十，No. 1059, 105a-b.

<sup>27</sup> 參見《醫理精華》第29章“童子方”。

<sup>28</sup> 《大正藏》卷十八，No. 901, 873b.

<sup>29</sup> 《大正藏》卷二十，No. 1059, 104a-b.

<sup>30</sup> 《大正藏》卷二十，No. 1103b, 468c.

<sup>31</sup> 義淨譯《曼殊室利菩薩呪藏中一字呪王經》，《大正藏》卷二十，No. 1182, 781b.

<sup>32</sup> [宋]唐慎微著，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第二十四，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581頁。

<sup>33</sup> “Medicated oil prepared with (decoction and paste of) *atāhvā*, *sarūapa*, *ajāji*, *igru*, *tākūōaka*, *citraka*, *hiigu*, *kuūha* and *madana*, added with cow’s urine, milk and oil of *sarūapa* should be used of *anuvāsana*( fat enema) through the rectum or vagina( douche).” K.R.Srikantha Murthy, trans., *Vāgbhaṭa’s Aṣṭāṅga Hṛdayam* (Text, English Translation, Notes, Appendix and Indices), vol.i, Varanasi: Krishnadas Academy, fifth edition 2001, p.377.

aspera。它也有“出胎衣”的作用。從這些難產方可以看出，密教經文的醫方在極端強調呪語（呪七遍、呪三七遍、呪一百八遍）作用的背後，實際上有生命吠陀的醫理在支援著。換言之，密教經文襲用了生命吠陀的醫方，在其中加入了屬於密教核心內容的呪語等因素，使其轉變為密教醫方的一部分。

## 二

眼科在生命吠陀中屬於 $\text{o}l\ddot{a}kya$ ，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稱之為“針刺首疾”，包括治療喉嚨以上部位的所有疾病。《醫理精華》第26章就是如此，R. E. Emmerick教授就將 $\text{o}l\ddot{a}kya$ 譯為Eye medicine。漢譯佛教密宗典籍中含有的眼藥方不在少數，也可以從中找到其與生命吠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類眼方若撇開其中的呪語成分，其方劑的組成原則不難於印度生命吠陀醫典中求證。唐代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云：

若有患眼睛壞者，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暈、赤膜、無光明者，取訶梨勒果、菴摩勒果、鞞醯勒果，三種各一顆，搗破細研。當研時，唯須護淨，莫使新產婦人及猪狗見。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乳汁，和封眼中。……其藥和竟，還須千眼像前呪一千八遍。著眼中滿七日。在深室慎風，眼睛還生。青盲、白暈者，光奇盛也<sup>34</sup>。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藥方，實際上是使用了三種果藥（tri-phalā）：訶梨勒果（harātakā）、菴摩勒果（āmalaka）、鞞醯勒果（vibhātaka），而它們合用治眼，見於Bo. 1. 74-76a、Su. Ut. 18. 92-94、Si. 26. 19、Si. 26. 48、Si. 26. 59、Si. 26. 60、Si. 26. 61等多個藥方中，特別是Bo. 1. 83b-84a中使用三果藥和女人乳汁；Bo. 1. 84b-85a中使用了三果藥、蜜和人乳，可以證明密教的這條眼藥方是來自生命吠陀的。

密教經文中的眼藥方往往為大型的眼科複方，方劑的組成多達十幾、二十幾味藥物。唐代實叉難陀譯《觀世音菩薩祕密藏如意輪陀羅尼神呪經》“觀世音心輪眼藥品第五”，記載了一個眼藥方：

慢室迦拘豎、紅蓮花、青蓮花、海水末或烏賊魚末、牛黃、鬱金香、漢鬱金、畢撥、胡椒、乾薑，並等分搗細篩訖。前藥有一兩。即著射香、龍腦香半兩細研。……即得用銅筋點藥著眼頭，治眼頭一切病：翳障、白暈、流淚、赤膜、清盲、頭痛。每日一度著此藥置眼中，一切眼病皆得除差<sup>35</sup>。

<sup>34</sup> 《大正藏》卷二十，No. 1060，110b。該藥方還見於《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大正藏》卷二十，No. 1059，104a）。

<sup>35</sup> 《大正藏》卷二十，No. 1082，199a-b。

又，寶思惟譯《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陀羅尼經》載：

復說眼藥之法成就最上。若有用者，即得成就決定無疑：摩那叱羅雄黃、迦俱婆婆樹子汁、紅蓮花、青蓮花、海沫一名海浮石、牛黃、鬱金根一名黃薑、小柏根、胡椒、畢撥、乾薑。以前件藥，並搗研為極細末，以龍腦香、麝香和之。……即塗眼中已，所有眼病乃至有目青盲、胎努肉悉得除差<sup>36</sup>。

又，菩提流志譯《如意輪陀羅尼經》的“如意輪陀羅尼經眼藥品第八”記載了一個眼藥方：

其藥等分，雄黃、迦俱婆呢夜珊唐云蒼耳子、燒取瀝。餘本譯云取蒼耳子人、紅蓮華鬚、青蓮花葉、牛黃、鬱金香、黃檀餘本譯云乾薑，未詳、小折一云象膽，二本小柏、葦芡，胡椒，海水沫。……相和薦研。又以麝香、龍腦香、自生石蜜，各減前藥半分，相和精研。盛銅器中，置壇內聖觀自在前。誦根本明、大心明、小心明。……當誦前三明，一百八遍，則當塗眼。所有翳障、白暈、眵淚、赤膜、雀目、胎赤、風赤、眼中努肉，皆得除差。<sup>37</sup>

菩提流志譯《不空絹索神變真言經》卷二十五云：

三昧眼藥小柏煎，檀黃、葦芡、白胡椒，  
乾薑、商佉、訶黎勒，鞞醯勒果、餘甘子，  
青優鉢羅華、雄黃，仙陀婆鹽、鬱金香，  
海末、銀礦、甘松香，數量等分精合治。  
加龍腦香、麝香等，十六數中齊一分。  
重復和合精研治，廣大明王央俱捨，  
真言其藥數千遍，以藥點眼得無畏。  
不為一切鬼神嬈，眼中翳膜、冷熱淚，  
風赤、雀目皆除差，眼目精明滅眾罪。<sup>38</sup>

又，卷二十七云：

雄黃、牛黃、鉢怛囉，海沫、胡椒、鬱金香，  
紅蓮華鬚、胡乾薑，青鬱鉢囉華、葦鉢，  
白栴檀香、商佉末，檀黃根藥、小柏煎，  
斯藥鮮上數等量，散惹那汁亦等量。  
石蜜、麝香、龍腦香，多前藥分三分量。  
……盛置波斯琉璃器，曼拏羅中像前置。  
……則能作現世出世，一切諸法皆成驗。<sup>39</sup>

<sup>36</sup> 《大正藏》卷二十，No. 1083，201b.

<sup>37</sup> 《大正藏》卷二十，No. 1080，195a.

<sup>38</sup> 《大正藏》卷二十，No. 1092，368a.

陳 明

以上五個藥方藥劑均超過十味。爲了明晰它們之間的關係，茲將藥物列表如下：

表三、密教經文中的大型眼藥方

經名 藥名	《觀世音菩薩祕密藏如意輪陀羅尼神呪經》	《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陀羅尼經》	《如意輪陀羅尼經》	《不空絹索神變真言經》	
				卷二十五	卷二十七
manap̣ila		摩那叱羅/雄黃	雄黃	雄黃	雄黃
padma	紅蓮花	紅蓮花	紅蓮華鬚		紅蓮華鬚
utpala	青蓮花	青蓮花	青蓮花葉	青優鉢羅華	青鬱鉢囉華
samudraphena/ phena	海水末/烏賊魚末	海沫/海浮石	海水沫	海末	海沫
gorocana	牛黃	牛黃	牛黃		牛黃
kuīkuma	鬱金香	鬱金根	鬱金香	鬱金香	鬱金香
haridre	漢郁金(?)	黃薑	黃薑	薑黃	薑黃根藥
		小柏根	小柏	小柏	小柏
pippalā	畢撥	畢撥	萆芡	萆芡	萆鉢
marica	胡椒	胡椒	胡椒	白胡椒	胡椒
nāgara	乾薑	乾薑		乾薑	胡乾薑
mahābhāḡa	麝香	麝香	麝香	麝香	麝香
karpāra	龍腦香	龍腦香	龍腦香	龍腦香	龍腦香
÷arkarā			自生石蜜		石蜜
harātakā				訶黎勒	
vibhātaka				鞞醯勒果	
amalaka				餘甘子	
saindhava				仙陀婆鹽	
rāpya				銀礦	
māūsā /	慢室迦拘豎			甘松香	

<sup>39</sup> 《大正藏》卷二十，No. 1092，376c.

māṇṣā-kakkolā					
candana					白栴檀香
÷aīkha				商佉	商佉末
patra					鉢怛囉
rasaṁjana					[羅]散惹那 汁
		迦俱婆婆樹 子汁	迦俱婆昵夜 珊/蒼耳子		

這五個眼藥方的基本上一致，大約有12種主要藥物是相同的。另一個與它們有關的小型眼方，見於《大佛頂廣聚陀羅尼經》卷二的“大佛頂無畏寶廣聚如來佛頂眼藥品第七”之中，使用了10種藥物（見下表四）<sup>40</sup>。密教經文中這些配方相同或者相近的藥方並不少見，這五個基本配方相同的藥方或許有一個共同的來源，也就是說，它們可能是對生命吠陀某一個或幾個藥方進行了改造。在生命吠陀醫籍中頗有些類似的藥方，比如Su. Ut. 18. 92-94，內容如下：

雄黃（manap÷ilā）、天木香（devadāru）、薑黃和小檗（haridre）、三果（tri-phalā）、三辛（tryuūaōa）、紫膠、大蒜、茜草、烏鹽（saindhava）、豆蔻、蜂蜜、sāvaraka Rodhra、鐵、銅、kālānu-sārivā，以及雞蛋的外殼，每等分研磨成散，與牛奶調製成大小適中的藥丸。這種安膳那藥主治眼中發癢、失明症、÷uklārma（白色眼翳）以及“血絲病”（raktarājā，一種特殊的眼病）等眼病。

另二個藥方出自《八支心要方本集》，即Ast. Hr. Ut. 13. 87:

Wick prepared with kālānusarā, trikañu, triphalā, elā, manap÷ilā and phena, macerated with goat's milk is beneficial in night blindness.<sup>41</sup>

Ast. Hr. Ut. 16. 24:

Wick prepared with saindhava, triphalā, vyoūa, ÷aīkhanābhi, samudraphena, aileyaka and sarja cures the eye disease (adhimaītha) caused by kapha.<sup>42</sup>

不妨將其中的藥物列表如下：

<sup>40</sup> 《大正藏》卷十九，No. 946，162c.

<sup>41</sup> K. R. Srikantha Murthy, trans. , *Vāgbhaṭa's Aṣṭāṅga Hṛdayam*, vol. iii, p. 128.

<sup>42</sup> K. R. Srikantha Murthy, trans. , *Vāgbhaṭa's Aṣṭāṅga Hṛdayam*, vol. iii, p. 146.

表四：密教眼藥方與生命吠陀眼藥方之比較

經名 藥名	《不空羂索神 變真言經》卷 二十五	《大佛頂廣聚陀 羅尼經》卷 二	Su. <i>Ut.</i> 18. 9 2-94	Ast. Hr. Ut. 13. 87	Ast. Hr. Ut. 16. 24
manap÷ila	雄黃	雄黃	manap÷ilā	manap÷ilā	
utpala	青優鉢羅華	青蓮華			
samudraphena	海末	海水沫		phena	samudraphe na
gorocana		牛黃			
kuī kuma	鬱金香	鬱金花			
haridre	檳黃	兩種黃薑	haridre		
	小柏				
Tryuàõa (pippalā、 marica、 nàgara)	華菱		vyoüà (=tryuàõ a)	tri-kañu (=tryuàõa)	vyoüà
	白胡椒				
	乾薑				
mahàbhàgà	麝香				
karpāra	龍腦香				
tri-phalā (harātākā、 vibhātaka、 amalaka)	訶黎勒		tri-phalā	tri-phalā	tri-phalā
	鞞醯勒果				
	餘甘子				
saindhava	仙陀婆鹽		saindhava		saindhava
rāpya	銀礦				
tagara	甘松香				
÷arkarā		石密			
sauvāra- aṁjana		蘇味羅安舍那			
elā		荳蔻子	elā	elā	
÷aī kha	商佉				÷aī kha-nāb hi

同《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卷二十五中的藥方相比，Su. *Ut.* 18. 92-94中共用的藥物有10種：雄黃（manap÷ilā）、薑黃和小檗（haridre）、三果（tri-phalā，訶黎勒、



鞞醯勒果、餘甘子)、三辛 (tryuṇṇā, 白胡椒、葦芨、乾薑)、仙陀婆鹽 (saindhava)。Ast.Hr.Ut. 13. 87中相同的藥物有8種: 雄黃 (manāḥilā)、海沫 (samudraphena)、三果 (tri-phalā)、三辛 (trikaṇṇu)。而Ast.Hr.Ut. 16. 24中相同的藥物有9種: 海沫 (samudraphena)、三果 (tri-phalā)、三辛 (vyoṇṇā)、仙陀婆鹽 (saindhava)、商佉 (ṣaṁkha-nābhi)。這清楚地表明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此外, 密教經典的眼藥方中多用甘草水洗眼和葦芨末點眼, 密教藥方中對長胡椒和甘草的使用原理, 也是與生命吠陀一致的<sup>43</sup>。通過上述的密教藥方與生命吠陀醫典中的藥方進行比對, 就不難看出其共同的醫理背景。而且, 很有可能, 密教藥方將生命吠陀醫典中的幾個同用多種藥物的小型方劑合為一個大藥方。

不僅上述幾個特大型的眼藥方重復見於多部密教文獻中, 較小型的眼藥方也不乏重復。比如, 《蘇悉地羯羅經》(唐天竺三藏輸波迦羅譯) 卷下“分別悉地時分品第三十三”中的一個眼藥方, 使用了“蘇嚕多安膳那 (srotāṁjana)、濕沙蜜 (śākumailā)、龍腦香 (kapura)、葦撥 (pippalā)、丁香皮 (lavāṅga)、得伽羅香 (tagara)、自生石蜜 (ṣaṁkarā)”七種藥物<sup>44</sup>, 該經的別本亦載此藥方, 唯藥名譯法略有不同<sup>45</sup>。

以眼藥方為例, 也可看出, 密教經文在引用生命吠陀藥方時, 並不是全盤照搬的。密教的那些配方相同或者相近的大藥方, 多在原生命吠陀醫方之上進行了改動, 要麼是將幾個方劑混合在一起, 要麼是在其中增加了數味藥物, 但原有的主打藥物仍然得到了保留。更為突出的是, 密教對這些藥方均進行了宗教化的處理, 使其從原來單一性的醫用, 發展出多重性的宗教用途。一方面, 擴大了藥方的使用範疇, 從醫用到宗教性的目的。眼藥方不僅僅是治療眼病, 還用來“除去懈怠及所憒沈, 有諸難起, 夢預警見。”<sup>46</sup>甚至其眼藥還可以, “點此藥眼中。即便隱形眾中最勝。”至於那些不用任何藥物的“淨眼陀羅尼”起作用就更大了。另一方面, 藥劑的配製和使用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配製眼藥時, 亦需念誦真言 (比如: 佛部合眼藥真言、蓮華部合眼藥真言、金剛部合眼藥真言等<sup>47</sup>)。眼藥製作的過程, 還要與大手印、設置曼荼羅相配合, 以求得“成就藥法”。眼藥的使用也在生命吠陀原有的內服、外敷、滴眼、洗眼等方式上, 增加了佩藥等新的形式。而且用藥的時辰也要按照密教的規定有所選擇。

通過上述初步的比對, 對密教文獻的生命吠陀知識的應用, 筆者得到了以下的一些認識:

<sup>43</sup> 參見陳明《隋唐五代時期西域外來的眼科知識及其應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8卷,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年, 即刊)。

<sup>44</sup> 《大正藏》卷十八, No. 893b, 655c.

<sup>45</sup> 《大正藏》卷十八, No. 893c, 673c.

<sup>46</sup> 《大正藏》卷十八, No. 893c, 673c.

<sup>47</sup> 《大正藏》卷十八, No. 893b, 655c.

第一，密教文獻中確實吸收了大量的生命吠陀成分，主要體現在眼科、兒科（婦科）等方面。密教的眼藥方其藥物治療原理與生命吠陀基本是一脈相通的。可以說，密教醫學知識的主要來源之一就是生命吠陀。

第二，通過《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觀世音菩薩秘密藏如意輪陀羅尼神呪經》等文本與生命吠陀醫籍的對比，發現兩者的醫方對應部分存在差異，說明密教對生命吠陀的知識進行了修正。而且密教對生命吠陀的藥方加諸了多種形式的宗教化處理。